

沅湘通藝錄

書附
文四

五





沅湘通藝錄

附四書文

(五)

江標編校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沅湘通藝錄
附四書文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戚

編校者

江

標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書館

沅湘通藝錄二卷目錄

卷一 四書文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定

靜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毋必

毋固

狐貂之厚以居

臭惡不食

醫

長沙府畢永年

長沙府張緝光

湘潭易 鼎

寶慶石秉鈞

邵陽魏仁榮

澧州周傳德

巴陵龍銓甲

巴陵陳 戊

平江葉勁青

武岡李鍾奇

芷江李永瀚

清泉黃 駿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兩章

子曰以不教民戰兩章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兩章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兩章

夏之時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卷二 四書文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戒之在鬪

適齊

畢永年

保靖田疇

張緝光

長沙府鄒壽熙

長沙府譚延闓

長沙楊毓麟

瀏陽唐才常

善化汪都良

衡陽唐家豐

清泉廖昂文

衡州劉煥辰

衡州丁奎聯

耒陽謝鴻儒

澧州周傳德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一章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一章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郊社之禮

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博也

明也

能盡其性

土

郵

市

漁

晉楚之富

唐家豐

清泉譚子榮

澧州周傳德

茶陵譚錫聚

常德易順豫

辰州王修文

辰谿張述先

郴州何盛林

郴州陳爲鑑

沅江李鈞鎔

張緝光

長沙梁賡陶

長沙徐崇立

易鎔

甯鄉李翰基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排淮泗

疏九河

權也

博學而詳說之

梓匠

生之謂性

口之於味也

目之於色也

耳之於聲也

粟米之征

龍陽李致楨

桑植吳德懋

永順張樹森

湘潭王代輿

長沙曹典球

湘陰廖國垣

曹典球

岳州蘇輿

巴陵龍銓甲

平江王鏡涵

安化梁鏡寰

沅湘通藝錄卷一 四書文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長沙府舉永年

與民更始。承新命也。蓋民不新。國不固。新不作。氣不揚。誦詩讀書。我知天命。嘗謂帝王殊禪。三代殊繼。萬物芸芸。樊然殺亂矣。然而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名者實賓。今古通論也。倘南面而執民紀。解其天弢。墮其天裘。卒以燭亂天下。而國本日益搖。始竊謂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今乃知陳陳相因。氣類於寐爾。日新又新。盤銘尙矣。我羨新猷。我揚新治。痼瘵者厥維艱哉。仁恕則樹德。嚴暴則樹怨。帝者憫焉。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皇初治譜。不能取則于今也。夫天地奚官。萬物奚府。黼座自有主持矣。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觀牖衷者咸一朝奮迅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混茫者殊難測哉。澤萬世而不仁。壑萬類而不義。王者迹焉。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盛世流風。是將慰彼黎庶也。夫相拂以辭。相鎮以聲。委巷益多謠詠矣。知有用之用而並知無用之用。沐聖德者羣拜手颺歌曰。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昔我武王遣封介弟。懼夫自見者之不明也。自是者之不彰也。自伐者之無功也。自矜者之不長也。於是進康叔而誥之曰。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大啓土宇。氣象維新。蓋迺非夏忠殷質。所得與聞者也。汝往作之。毋虔劉。毋矯誣。毋委靡。以渙民心。毋頽憊。以傷民氣。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然哉然哉。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夫文王之量。恢然如天地之苞萬

物其於民也。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其出不訢。其入不距。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以故皇風翔洽。協氣旁流。大命集天。乃眷西顧。公劉舊國。竟闢新朝。豈招仁義以撓天下哉。蓋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以類行難。以一行萬。而聖人知抱式焉。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而庶人無駭政焉。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祚我新乎。莊誦詩言。若合符節矣。則嘗綜而繹之。六經先王之陳迹。仁義先王之遽廬。毗陰毗陽。法物久虞。其汝黯而貪財取慰。貪權取竭。識者灼知皇古之終湮。五帝之外無傳人。五帝之中有傳政。議因議革。球圖日見其沈淪。而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愚者亦知中原之不振。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是故也。豈別求所以新民者哉。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長沙府張緝光

本新周之旨以言新人與天合矣。蓋民新以作人新之。命新於邦。天新之。合康誥詩言而三復之。言新周者。其知周之所以新乎。且自言人事者。倡百王差等之言。言天道者。執五德升降之說。三古以降。天下一更新之局矣。蓋上古之世。人事彰而天道晦。史臣紀述半言民。中古之世。人事變而天道奇。文士揄揚侈言命。究之德盛者下被。道積者上章。尼山運啓。揭新周之意以發明之。可知開國之初。人與天兩相契矣。新民之說。徵之湯矣。雖然。新於人者必新於天。以人從天。我周所以代商也。今卽書詩而取證焉。尙書本僞撰之文。而泰誓以前。不載網羅中外之術。蓋百昌之氣靜。兵刑無鼓舞之權。帝者之化神。鞀鐸絕感孚之迹。迨王錄歷數傳而後。講求政要。始握手而議中原。詩經多刪佚之語。而生民諸什。率皆闡揚祖德之

詞蓋智慮聰明出之高曾而自大陰陽水土授之壇坫而皆靈。迨天潢譜數世以還。攷驗籙圖。乃抗志而爭王運。嘗誦書之康誥。而知民事之難緩矣。氣化海內之奇力。平海內之險。言王道者。斷非權謀詐術所能參。况復地啓殷墟。遺孽積蠶凌之志。輔資周室。孟侯當弱冠之年。向非申王命以飭紀綱。則靖亂匡邪。奚以絕交瘵之歎。故冊書載盟府。上肅一朝之法。制下通百族之性情。又誦詩之文王。而知天命之有憑矣。冠裳制於君父。功名制於鬼神。啓鴻圖者。必非讖語緯書所能惑。然梁山策馬。舊疆先阻以山河。不密失官。故邑不存其湯沐。向非廓鴻基以光壇墀。則改號易朔。亦難名締造之艱。故簡冊茂聲靈。近推列祖之遺規。卽遠啓後王之景運。民新以作新之。而民皆新。命新於邦。新之而邦仍舊。合徵書詩。可悟新周。古今有貴賤相治之權。無理數相違之事。起風雨廬中。而旁皇之問物候。不問人官。援宗盟而資夾輔。陳符命不陳災異。憑故壘而想流風。然書詩所言。其旨較深也。三監兆叛之區。內難旣平。衛寶獨歸小子。可知戎衣旣戢。九鼎已遷。回首玉門。豈預料有今日哉。迨誓師牧野。收萬里之山河。則文質嬗而瑞運鍾。春秋當於新王。可以致元公之歌頌矣。天下有生殺相成之局。無侯王並大之時。竭平生智力而經理之。藥石不逾一日。刑德胥治於風雷。飲食先及百年。功利並永於彝鼎。然書詩所陳。其意較遠也。七族釐居之地。圻封旣正。沫邦世享殷民。可知旄鉞告功。舟瑤已渺。回思西土。豈昔有此規模哉。迨合會孟津。萃諸侯之玉帛。則兵氣消而國祚永。新周革夫故宋。足以掩勝國之典章矣。周之所以新者如此。非人與天合哉。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湘潭易 鼐

卽姬家以證新民之旨。書與詩可互證焉。蓋民之新。根於作命之新。卽鏡諸民。康誥周詩。皆可藉爲新民之一證。予豈不解夫一代之人心。叢瑕叢垢。胡然而蓬蓬乎滌其污也。予豈不解夫一代之天心。顯監顯觀。胡然而駸駸乎荷其休也。孰鼓盪是。孰灌輸是。孰居無事而譏汙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不關邪。童者其有橐籥而不得不通邪。洎與之誦穆考誠弟之言。懷昭考承天之意。始濯然而知拔濯之有由已。大學之自新盤銘如繪矣。今夫肇天命而棲身萬民之表。自當廓天下而引領維新之象。則新民其重矣。請爲之借鏡於書與詩。遂古不編經世之文。姚典如謨。中天始勒爲圭臬。而鼓舞羣倫之氣象。卽默默與之以俱傳。然遠觀諸前代。不若近鑒於皇朝。一稽衛叔世家。覺片語可垂萬禩之政要。季葉不廢採風之曲。泉寒車偈。衰詠概錄於輶軒。而感通帝載之休和。遂隱隱求之而不得。則下覽夫變風。不若上徵諸大雅。一讀周家本紀。覺婉辭足覘一統之皇圖。民以新而復作之。民旣新而命歸之。皆自新之一念。鬱積而強綸爾。康誥周詩。不皆可引哉。予嘗曠觀乎宇宙盛衰之理。皇王治亂之源。鬱則舊。鬯則新。草鬱而腐。樹鬱而蠹。人鬱而病。國鬱則羣醜肆毒。民鬱則蒼帝恫心。聖人則鬯之以至德。融乎若圓靈之始升。燭耀六合而無所窮。昭乎若春飈之和扇。變化萬物而無所滯。神合夫泰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溼微淵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綏。茫乎芴乎。中有物乎。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藏乎蕩乎。中有象乎。遂薊薊乎上通乎帝座。無鬱不鬯也。無舊不新也。民旣新。新且作。邦雖舊。命且新。是謂眞民。是謂眞命。名祖春官。法祖秋官。作之以束縛。管氏箸書。

晏氏著書。作之以騷虞。卽欲盪滌穢瑕。竊恐民有不克從新者。詰若曰。新之機綰於民。作之機則仍綰於上也。登輶轅而望淇流。六七族波靡日非。每悵祓除之無自。而忽施以無窮之陶鑄。其孰猶肯窺自安乎。故壁經爲論政之書。卽一言已包縷其大旨。封禪泰山。封禪梁父。命適形其黷。草一符瑞。木一符瑞。命更見其誣。卽欲倖邀眷佑。竊恐邦有難於守舊者。詩若曰。邦之舊筦於人。命之新則又筦於天也。憩豐鎬而瞻喬木。十三公積臬旣厚。久卜運會之寢昌。而復深以丕顯之訓謨。其誰謂昊蒼不應乎。故葩經爲靈貺之譜。卽兩語已總匯其頌聲。此皆自新以新民也。書之康誥。詩之大雅。蓋與大學相表裏云。

定

寶慶府石秉鈞

以定定學。學定人定矣。夫定者正也。訓詁家嘗言之。大家豈有異說乎。今而後吾得以學定其人。夫人莫元於定之之尙也。其遽初乎。降是牽於學而已。又降是與學爲牽而已。又降是敝於學而已。千古上。千古下。學匪渺人劇益奪。奪於外內也。奪於末胎也。奪於天下國家志也。志之可恃。不足之數。惟自窳而覺之。覺遲消磨瘳速。消速覺亦無及。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以正訓定。千萬祀之學人。直以是勞矣。然非余一人之私言也。昔者孔子修春秋大居正。或曰。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又曰。就有道而正。所以正定其是非。定之訓。正韓哉。言乎上矣。然吾子欲正名於衡。所居不合。反魯然後樂正。所謂定禮樂者。非與。蓋惟定乃正。惟正然後見爲定耳。嗚呼。天下萬世。其達此指乎。吾子憂之。又嘗爲大學發之。不然。旣曰知止。何以必實驗諸定。或曰。定止也。謹求之詩。胡能有定。我戍未定。亂靡有定。定訓止。古訓皆有之。然與茲文。

似贅抑又謂定者成也熟也易之乾坤定矣禮之義定可再三取證由是更以定作領定作錠者說經家往往詳誌之總之定之取義不一而學之旨有歸藉不訓正惡乎用吾定然則定奈何定其學而已定其人而已以學定人不如以志定學也志者氣之帥氣者人之根無氣無志無志無學無學無人嗟乎天地之大先聖先賢之絕業闕爾如長夜以終古吾益穆然思置乎望矣今夫皇古以降爲天下萬世定治道者莫如堯春秋以來爲天下萬世定學術者莫如孔子子也列國周流所求不副所定乃刪書斷自唐虞願舉世以不定定之卓然立中原文學之宗通德門徒接茲綦履儒林魁碩佩我韋弦斯固古今來人品學術一大定之秋也而士有品高儕輩者清夜問心百折不改鷄鳴辨道一念難差區區方寸早有以自立所謂異端之學虛無寂滅之得其一偏已耳性功昧而人事遺也所謂俗儒之學記誦詞章者得其緒餘已耳嗜慾深而天機淺也以此言定何定之有夫定者正也正也者非他仁義禮樂立其則忠孝氣節固其防倫常日用行習間雖至不定而有一至定者存適無人不自得也學定人定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靜而后句

邵陽魏仁榮

以審詰靜杜異端也蓋靜而不審老氏之教如此大學爲救世之書故於靜徵實效云昔蒼史製靜字从青爭聲注者謂丹青明審也自後世清靜之風熾恍兮惚兮窈兮冥兮泊兮其未兆颺兮若無止儻儻兮若無所歸而審之義蕩然無存矣維世者起誦聖經二百五言必於靜之一字反復思之者職是故耳靜何以由定而能哉易有之天地定位天主動地主靜也書有之以閏月定四時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

物靜也。雖然。此致靜之由。非已靜之實也。嘗讀伯陽書有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蓋老氏宗旨。一靜括焉耳。然靜而能審其學純。靜不能審其禍烈。則靜可鎮天下。亦可毒天下也。可弗辨哉。乃其言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則言靜而寂滅家祖其說矣。又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言靜而虛無家祖其說矣。況乎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欲率天下以不知。卽率天下以不審。靜之貽害。豈淺鮮乎。吾述子言而重思矣。空山內貌爾一儒。而一息精神。皆將綜上下左右之交。而闔闢默參其消息。故以審爲靜之鵠。不必課虛求寂。上溯五千言道德。開末世清淨之宗。環堵中寂然一我。而百靈髣髴。幾畢萃於日用飲食之故。而琴夢如接以形神。故以審爲靜之宗。豈其見性明心。聚訟二子異同。啓後儒支離之學。烏虜此吾黨所謂靜。非異學所謂靜也。異學言靜。似靜而易趨於躁也。吾黨言靜。釋躁卽以守其靜也。靜躁之幾。不可不審也。吾用以告天下萬世之讀大學者。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澧州周傳德

以不可示天下。爲道家法家戒也。夫道家不使民由。法家必使民知。二者皆偏也。子故爲天下正之。且自道家皆言清淨。芻狗萬民。使天下瞑瞑蹢蹢而自矜其塵垢。黃農稷卨舜之素。承其流者。遂至萬事廢弛。胥墮壞於冥昧之中。而法家者流。乃一切行以刻薄。強天下所必不能者而操切之。世風遂大敝而不可救。聖人憂之。爰舉二家之流敝。以正告天下。意謂道德託之古帝。觀其絕聖棄智。猶自操天下抱一。

之權自後世放誕成風。而黃老爲高。反目伊周爲俗。幾疑倉頡造字。釀千萬世焚書。阮士之災。刑法實祖理官。觀其立說著書。猶足救清談廢事之禍。自後世矯苛成習。而讀書萬卷。不如通律數行。遂使能吏殺人。開千百輩。顯門名家之學。不使由必使知。皆非先王意也。蓋使之中有不可不焉。循良著州郡。雖異類不敢爲災。况父老兒童。其相親尤摯。豈其奉梗頑面目。重煩呵譴於使君。樞密重平章。惟達宦始能周悉。若鄉村田舍。則識字者稀。豈能入國史纂修。通考列朝之文獻。可使由不可使知。蓋以其民也。豈真薄爲不屑而不使知哉。精一傳心之訓。十六字實始道經。知執中範民。唐虞不外道家之派。然而不必強附也。謂清虛累聖世。畫一何以成賢相之功。謂曠達爲高人。空談何以悔蒼生之誤。不使知並不使由。古人所以分謗也。王化之隆也。夜不閉戶。史官知循吏之編。法匪如毛。父老無煩苛之苦。人心簡易。由與知各具深衷。初不必家戶箴規。天下始瞻刑措也。夫豈同奸雄詐術。矜操縱而隱示不測也哉。春秋斷獄之書。數十傳奉爲師法。知引經定律。儒家實開法術之先。然而毋庸多事也。朝廷之掌故。學士且難深悉。况在閭閻。文例之紛繁。戶曹且未周窺。矧在鄉曲。使之由並使之知。刻覈所以鮮終也。法制之新也。列說繪圖。測算窺天文之祕。考工興藝。製作通造化之奇。倫類聰明。由與知似可並用。而不知格致精蘊。小民仍未深諳也。夫豈因異學流傳。訾吾儒而疑爲用術也哉。若夫挾書有禁。禍乃及於儒生。偶語者刑。力欲愚夫黔首。則不第儒者之罪人。抑亦道家法家之蠹賊也已。

戒必藥狂也。蓋子之欲裁狂簡也久矣。而狂之病多出於必。天下事曷非自必壞之耶。惟子母之諸弟子藥矣。且萬物緣起。其預裁於心者。皆梏心者也。士託儒家邈其才。高言孟行。爭相角勝。靈府分撞。日以破碎。自師其智也。自歧其理也。原心之病。汨天機可作致。而吾學無會通。及其弊也。私立門戶。妄開宗派。雄傑之氣。併力於一偏。思勉上也。次之爲闇。次之爲妄。先事之失。萬事之歧也。惜乎其未窺聖人之心。庸有不思勉者也。子絕有四首在。毋意。惟意倚伏。其乘意而發者。先入者主也。則統觀乎造意之初。試遞推乎未事之始。萬根萌芽。孰茅靡是。百度叢萃。孰雕斲是。滿酬應之量。入之心而茫分賓主。不叢愆於淺得。即受禍於紛更也。故儒者甫讀書。不敢以經濟名世。而並非主清靜之宗。文飾通才。聰明貽誤。祖尙私智。豪傑多疵。駿靜寂之區。於一解而淆其旨歸。欲逃名於腐迂。轉閉局於聖域也。故經生重講學。不必在庠序分門。而竊恐以推測爲用。若此者。其必之又在於絕乎。以觀夫子氣定於先幾。涵養之天。又足鎮其紛而靜其變。先圖之則瘁。泛鶩之則支。遇之有無之間。大造不言造。化工不言工。卽此可成世家之贊。智周於物始。古今之務。又足靈其鑰而謹其緘。不與物焉迎。不與物焉遠。叩之清寂之下。孰遊於至虛。孰根於無象。安用別參太極之書。謂必諱言揣測。則委靡者得所藉口。而錮蔽反爲學校之憂。似也。夫必不持於氣。而持於識。倘或傲之焉。勢必逞胸臆。而作異同之辨。文章道德。轉敗於一念之急遽。而致之無方也。得子毋必以化之。持血氣之平。而神不亂。通事物之變。而勢不張。庶退縮者奮而興。明敏者俯而就。文學一派。政事一派。俱聽諸後日之裁成。絕不容紛馳之見。小子有造。中行此其選矣。謂必故事謹嚴。則淺陋者卽

用藏身而宵小可戢。囂張之毒似也。夫必不輕乎己而重乎人。倘或淺之焉。勢必分途徑而成攻擊之謀。奸宄豪雄。何非此數事之紛歧。而操之太促也。得子毋必以鎮之。沈靜卽以養太學之才。鹵莽毋令喪儒生之志。庶激論不釀於黨禍。褊心不長於平居。名法數家。縱橫數家。尙克與斯道相陶養。不至爲過激之行。吾黨多才。聖道其有豸乎。故曰戒必。藥狂也。

毋必

巴陵陳 戊

渾必惡鑿智也。蓋天下有必。必有不必。惟聖人能必。亦惟聖人毋必。今天下亦何事可必者。法因時變。通事與勢轉移。吾何賓。世役我者。吾賓之。吾何主。我宰世者。吾主之。時止時行。時動時靜。奚戒乎往。奚期乎會。而小慧家乃欲馳騁碎智。雕斲元精。詡推測爲神奇。矜堅悍爲卓絕。情傲岸而獨立。逐同門而異戶。及其弊也。經濟文章。交受其病。故夫子於毋意之下。復冲然其渾之也。而或謂事有必至。理有必然。成敗兆也。奇耦數也。自然形也。依違寡斷。遷就滋疑。吾但存必爲之志。後此當無不竟之業。事必吾君。使必吾民。正也。非迂。言必信。行必果。直也。非矯。一身之必。期之天下。天下之必。抗之古今。功名分內事。博濟意中物。確乎其不可拔也。傲乎其不可回也。而不然者。昏庸者且得以鋼蔽自文矣。游移者且得以順施自詡矣。獨是天下事。固非游移昏庸者所可任。而觀其究竟。敗於游移昏庸者少。敗於堅僻自是者多。蓋昏庸游移者多過時。而堅僻自是者必先時。方其縱心孤往。剛愎自私。騁必之才。湯武可薄。侈必之量。宇宙可包。負必之識。不堪流俗。縱必之志。凌轢古今。其繼也。讀官禮之書。昔所詡爲必行者。今且釀蒼生之禍。負